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五百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舉人臣秦樗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秋七月丁未朔曾布以王存事乞罷不許

戊申三省樞密院同呈涇原奏降羌強山言西人欲以

今秋併兵寇一路仍云更不與賈裒都宗托卜德言不攻

城寨也但覔便深入殺擄人戶上深以為憂衆亦言羌

人如此即是得策曽布曰涇原並邊人物富庶若賊馬入境所獲不貲為中國害不細此誠不可忽當更詳戒邊臣為備禦之計上亦然之再對上又及涇原報布曰適指揮極草草朝廷當更别降丁寧約束備禦條件上曰邊人遭殺戮皆無辜布曰不惟殺戮無辜兼於國威虧損不細約束條件合是初五日所載者

己酉詔以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有事於南郊　東上閤門使勾當皇城司周宥再任　詔時氣暑熱應在京工

役並給假三日　又詔學官歲一試　涇原路經略司言收到部落子額森等二十二人歸漢按額森強山乃穆賚多卜親隨得力貝旺能率人歸附心甚明白望特與補一殿侍名目從之　涇原又奏於没煙置二堡子布錄己酉　熈河奏遣王舜臣出界討蕩布錄己酉　詔劉混康茅山所居庵之旁已營殿宇可賜名元符觀　是日御史蔡蹈上殿曽布再對因言蔡蹈曽向人說密院人吏多不肅臣謀謨德業無補朝廷久妨賢路臣所自知若

以密院職事言之實不至有不整齊者臣自備位以来凡本院合用條格編類次序無不全備明白可以遵用以至人吏行遣文字有一字未安亦臣親筆刋改至於邊事皆出臣等思慮非人吏所能裁處以此凡指揮之事文字一一皆臣親筆草定雖送三省看詳其間所增損者百無一二惟是昨探報王可權受贓事皆是詐欺悉已施行今日見禁人吏亦是因此干連彰露其武臣與院吏飲食干請乃是元祐六年事今已七八年非今

日不肅方今武德採報甚密望更賜采察若有不職不敢逃責上笑曰蹈云何布曰言人吏不肅上哂之而已

庚戌詔左司員外郎曽取與入内内侍一員同共取索刪修大禮令御集七月四日

辛亥御史臺言元豐官制朝參班序有日參六參望參朔參已著為令元祐五年改朔參官兼赴六參有失先朝分别等差之意請止依元豐儀令從之　樞密院奏雖已檢會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指揮令諸路帥臣多方

講議應敵方略及内有道路險隘可以控扼得賊馬之處各選差兵官以勁兵利器伏截守把使賊不能深入凡百先事措置過為備禦尚慮諸州帥臣不切逐一丁寧約束先事措置臨時致有闕誤須至再行檢舉前後所降朝旨及合行畫一約束事件下項四月二十一日指揮未見畫一指揮七項一應沿邊有道路險隘可以控扼賊馬去處多方博采衆議子細審之本路兵將官某人可以當得其處各分定地分責委逐人伏截守把仍各令指揮

合要得力戰鬭部隊將使臣軍員等并令要兵馬器械逐一相度應副無令闕事一兵將官使臣等分定險隘地分各要把截得賊馬不能深入近裏抄掠人户如遇賊馬侵犯雖見有小利可乗不得輙有那動兵馬拋離守把去處如因此致透漏賊馬入本地分作過並從軍法施行一涇原路山前山後堡寨不少及静邊一帶最係人户莊園物業繁富之處及德順軍等處有自來不曾經賊馬侵犯地分除責委兵將官守把伏截外尚慮

不測透漏深入近裏刼擄殺傷人畜財物如至時合先
行廻避即仰更切相度穏審密行告諭人户暫將財物
之類取便般移於賊馬不可到處權暫廻避其人口孳
畜亦嘗作遷移廻避賊馬之計無令緩急枉遭擄掠仍
選委城寨官令密切告諭無令先事張皇行遣致人户
驚疑及差人前去催促却致騷擾人户如密探得知稍
不依如此指揮必定重行黜責應陜西河東其餘路分
管下有似此去處亦仰詳此指揮相度施行一遂路如

有賊馬併兵侵犯除選委兵將官於要害險隘處守把伏截外其餘兵馬仍相度分作頭項各於要害利便處駐劄務在持重如遇賊馬頭重處或見得間隙有利可乗即相度賊勢厚薄分頭或併力前去掩擊捍禦如輙敢逗遛觀望致失機會並從軍法施行一選委有謀慮兵將官統制將佐各據本路兵馬多少精選騎兵分為部隊差使臣將校管押擇利駐劄或分擘或合力擇便掩擊或俟惰歸之時即行追襲或先於回路埋伏等截

邀擊其乘機應變臨時應接事件並子細檢詳紹聖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所降朝旨施行一遇賊馬併兵侵犯依準今來指揮分擘兵將於險隘要便處把截駐劄務要捍禦障蔽得蕃漢人户不至横被刼擄及把截駐劄乘便邀擊追逐摧敗賊衆其本路帥臣不得廣占得力將佐兵馬多於附近帥府處駐劄只為自保衛之計致賊馬於往來之際猖獗自肆無所忌憚一賊馬併兵一路即仰各策應路分晝時多差得力兵將前去應援務

要張大聲勢足以沮撓賊計或徑趨賊馬歸路扼其要
害邀擊回歸賊衆或徑趨賊後老小孳畜粮草輜重屯
泊之處痛行勦戮使賊奔潰自救不暇其合牽制即選
擇要害可以擣虚獲利之處或於要害處進築又於有
部族住坐處掩擊討蕩多方牽制賊勢使有回顧之患
如稍有逗遛觀望不切協力應援及多方牽制其帥臣
合議根究策應牽制詣實出兵次第重行竄黜檢舉指
揮九項一應干捍守賊兵及破賊方略仰更切於本路

有才略熟邊事將佐等晝一講議務要臨機應變曾經籌晝不失凖備及伐謀出奇决可取勝一漢蕃士卒常切訓練令事藝精熟及才武出衆勇悍敢戰之人因事優加賞激令人知有所分别臨時奮勵向前用命又足以激勸衆人各令向前習學事藝戰鬬不致因循頽惰一漢蕃兵將常令習戰陣出入次第號令進退務要嚴肅及申明曉諭令知軍中紀律免致緩急有誤馳策一應賊馬來路有隘隘之處可以伏截邀擊或潛伏人馬

出其左右可以擊其輜重老弱之類或在並邊屯聚人馬未齊集間有可以掩擊之勢亦仰常切講究務要令將佐各得通曉緩急之際易以驅策一城寨守禦人須要知城上挂搭施放次第仰於合守禦處逐一編排定合要人數如闕人即開具所闕人數每於防伏之際許於管下近裏州軍縣鎮莊城兵士内權暫抽差應副仍優與添支錢米候事宜息日遣還一城寨使臣兵員各令講議城守次第務要通曉習熟無令倉卒措置乖方

致有誤事一應出戰及守城器具除見管外有急闕之物仰計會提刑司依累降指揮疾速添修了當仍更於守禦城寨內多方廣行修積大小砲石准備使用其餘閑慢之物不須一例製造枉用工料一漢蕃兵所養馬嚴切指揮將佐人員等常切用心點檢勿令瘦損病弱有誤出入使喚一粮草之類除轉運司計置外更切公共擘畫及時糴買廣行收貯及多方愛惜無令枉有費用召令諸路帥臣詳此檢會先降及今來指揮密切依

應講議措置施行其該説不盡應干邊防合准備待敵方略並仰逐一精加措置并各具已措置施行方略事件畫一開坐聞奏布錄辛亥同呈近報西人恐今秋併兵攻掠一路其為畫一守備之策詔諸路帥遵守施行章楶奏議有此畫一令取附此十八日云云環慶走馬李究言本路進築興平城及之字平等處皆地狹無水瘠鹵不便詔孫路更切具利害以聞布錄辛亥

壬子河東路經略司言修築第九寨畢工仍遇賊戰鬬勝捷並乞推恩詔修築人等第賜銀絹其戰勝人並依

格推賞　大理寺言博易糴買綱運官物者計已分依貿易官物法強者計利併贓以不持仗強盜論罪至死者減一等皆配二千里二十貫為首絞殺傷人者依本殺傷法或徒黨者仍以財産給賞依重法地分刼盜法如知情停藏附載者減罪人罪一等以上罪至徒者運載船車畜産並没官其被盜之人速隨近官司即因被強而受贓者以凡盜論博買官船釘板及隨船所須之物許人告每獲釘板等估價不滿一貫文加五貫至三

十貫止從之新削　詳定一司敕令所言乞删去因强盜殺人者不用犯時不知律敕條從之新削　又言長舉順政縣津渡驗察過往兵級若透漏逃亡及下水船户附載雖不知情者各杖一百並許人告每名賞錢十貫地分勾當人失覺察減二等從之新削

癸丑轄正凌占結結等辭有旨令大小首領少留上命中使宣諭及賜戰袍一内副使仍賜束帶又詔轄正進貢人為第一次遣首領赴闕特添賜錢千緡其進貢馬

仍回賜錢帛五月九日大小首領授官　左僕射章惇為南郊大禮使權禮部尚書蹇序辰為禮儀使御史中丞安惇為儀仗使兵部侍郎黄裳為鹵簿使權知開封府路昌衡為橋道頓遞使十九日

甲寅以進築没煙前後峽兩寨畢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章楶復樞密直學士馬軍都虞候信州團練使王恩文思使秈朴皇城使果州團練使秦貴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譓各遷一官及賜銀絹有差楶傳云五月築通峽寨於

没煙口築蕩羌砦於峽中據實錄於六月十四日賜名

先是曾布言章楶近以諮目抵臣云天都未可進築其言頗有理盖謂没煙峽以裏皆有山險可恃賊馬来路易於控扼又後倚城寨為家計故易於般運進築今天都去没煙六十里既出峽則皆平原大川四面皆是賊馬来路後去城寨遠聲援不相及般運材植糧餉百倍難於平夏没煙去平夏止二十里雖合三路兵馬進築不惟糧運可憂又慮西人以輕騎旁出深入近裏城寨侵掠内無救援勢必受禍兼城寨一

擾則軍前人心亦搖矣假令進築已成功四面無蘺落可恃何以固守兼兵馬數少不免須索恐無以應副欲來日進呈許將蔡卞亦皆以為當進呈（此段布錄丁亥）及進呈上稱冀諳曰極有理布曰前日已得旨欲與復職上曰與復官布曰復官恐太薄上曰與復職不妨章惇言且休須復職待天都了卻更與優轉不妨布曰如此則又是督廹令進築也上曰且與復職遂復樞密直學士布錄云涇原奏乞沒煙峽統制及轉運司官乞先次推恩王恩种朴恭貴李譓各一官內王恩回授與有親屬兩人

各轉一官

熈河奏王舜臣出界所獲不多上欲令勘責曾布以為不須但戒飭而已尋有㫖放罪蓋章惇聞上意欲罪張詢故為之請也此段布録癸丑上欲罪張詢王舜臣甲寅放罪今併此

是日秦州推勘官慕容將美言勘秦貴等虛上首級問將司及使臣等言秦鳳兵獲十五級鍾傳諭意令上一十三百餘級分攤與五部人如經略統制司人吏亦有上兩級兼重傷者將美云云在布録甲寅不知差將美推勘是何月八月二十一日可考

秦貴者秦鳳鈐轄事始具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乙卯詔户部郎中徐彦孚乘驛往秦州與將美同鞫之應有罪人不原赦限五日先次上殿進發上深訝鍾傅敢爾欺罔以十五級為一千三百級乃百倍也熈河想亦然令彦孚并鞫之布録乙卯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鍾傅以熈秦兩路兵出界獲四千級奏貴獲一千三百二十一級元符元年正月五日九月十七日六月十四日布録丁巳同呈令徐彦孚根究張詢已宜體量鍾傅所奏首級令於案後聲説知與不知妄冐事迹奏裁又布録辛未同呈張詢體量鍾傅事

上謂輔臣曰秦鳳欺罔事乃因走馬阮易簡言曾布曰如此等人亦可賞上又曰唯走馬多奏事走馬非内

臣者亦不敢奏布曰誠如此邠州配糴事衆所共知然士大夫來自關中者無一人敢言直至謝德方來乃敢說士大夫見三省樞密院方措置邊事孰敢以科率調發為非者惟中人或敢言爾如鄜延事非利珣亦莫得聞也朝廷聞之若更不施行則人愈不敢言如郭茂恂降兩官出自聖意然猶輕典此輩須罷差遣乃當也八月二十一日阮易簡云云

上深然之布因與章惇議用太府少卿齊諶代茂恂却令茂恂往江東及進呈上乃不以為可惇

曰布知諶布曰諶亦平穩曉事嘗使江東不屈於王安石蔡卞知之卞曰誠如此上終未許遂已布錄已巳御批賢妃劉氏親弟景年可特補右班殿直　詔增置太府丞一員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言汀州管下乞添置清流一縣從之

丙辰右武衛大將軍開州團練使叔急降領蜀州刺史以增草價貸軍人也

丁巳熙河奏乞遣降羌於岷州住坐令包順主管召張

詢更切相度施行布錄丁巳　詔張詢已宜體量鍾傅上奏首級令於案後聲說知與不知妄冒事迹奏裁布錄丁巳八月二十二日上云張詢須罷黜已宜須與遠小監當詢二十七日遂罷黜宜責監當未見宜添差陝西運判在紹聖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戊午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環慶路第四副將王恩再任熈河奏平西寨有西賊出没布錄

己未詔故觀察留後李珣以章懿皇后之後遺表例外得子孫恩澤一名特許回授親姪女夫王京為郊社齋

郎　詔修將校補官隅下法曾布言元祐改舊法不當故也（布錄已未合考）　涇原舉張翼充副將曾布以楊畏嘗言翼與王巖叟父子交通詔令別舉官（布錄已未張翼何官當考翼又別見）

庚申刑部言犯罪會赦合原而止有離正停降還俗者其同犯及干連人非赦後有罪不許首告官司亦不得受理仍於大理前一月檢舉曉諭從之　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孫貴言鄜延環慶兩路去年各費糴本一千萬今延安又乞糴本五七百萬環慶乞七十萬應副夏糴

乞更降金帛數百萬以助收買曾布因為上言兩路一歲各費千萬六路之費可知而民力又不在數如此何以枝梧邊事不早為收歛之計則公私之力恐無以繼上深然之仍令諭三省　詔差兩都知為南郊都大提舉管勾官布錄

庚申　樞密院言將校軍頭十將令轉補者委本將體量不掩眼試五次二十步見若一次不同減五步掩一眼再試但兩眼共見二十步或一眼全不見二十步仍試上下馬如無病切弓射五斗弩蹹一石五

斗槍刀摽牌手各不至生踈並與轉補如有病切精神尫悴或年過六十以上或經轉補後犯姦盜枉法率歛減刻恐喝强乞取贓或再犯餘贓放債與本轄人及貸本轄人財物或踰濫情重以上雖該降並隔下奏聽旨如差出者勾赴本將體量在別州者報所在州體量排連長行充承局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以下有兩次以上戰功人填闕六人以上填闕不足即取一次戰功人一名每闕六人更取一名餘取年四十以下武藝高强無

病切人試兩眼各五次二十步見者選補内步軍以闕六分為率先取弓手一分次取弩手一分次取槍牌刀手二分更有零分者依六分為率資次取揀周而復始長行犯徒經決及二年或軍人因犯移配杖罪經三年徒罪經四年或已升揀軍分又經一年各無過犯並聽排連不應充軍人已投狀後審會取放逐便雖未給公憑其請給差使並罷有違犯加凡人二等不應充軍人於法許逐便者並追納元請投軍例物訖報合屬去處

給公憑放逐便如非品官之家無例物回納願依舊充軍者聽從之新削

辛酉朝獻景靈宮至於壬戌

甲子涇原河東皆奏西賊殺邊鋪戍卒秦鳳陸師閔奏近數有西賊出没疑其來諗道路萬一併兵犯塞無以枝梧詔移那近裏兵將過為備禦餘如五日所降條畫施行　曾布對三省為上言邊事累年未了今涇原已逼天都勢不可已然今秋見西賊舉動即可以知其强

弱若果困敝有可以滅亡之理亦須年歲間便為殄滅之計若西人未有殄滅之勢年歲間未可殄滅亦須隨宜収歛休兵息民以圖安静令諸路進築城寨所據羌人地土已多其勢固已窮蹙若容其納款必無不向順若分畫彊界在我則西人亦不敢不聽要之動息皆須在年歲間了當則可若一向貪嗜不已恐所憂不在西戎也北敵於寳元中固嘗以兵壓境為撓我助彼之計今日安知其不出此但朝廷經營西夏有涯彼必有以

相撓至於青唐唇齒之勢亦須觀釁而動但一方有警即無以枝梧此朝廷安危大計豈可忽而不慮若天都進築了當與西人約以畫河為界此乃非常之功也章惇曰若此措置則安可便望畫河為界布曰臣嘗言畫河為界章惇巳大罵以為非計前日臣反復詰難惇乃以臣言須於年歲之間了當為是惇曰曾布言臣欲取興靈是害心風布曰章惇言臣云西人有滅亡之勢乃可圖若未有滅亡之勢何可强惇云若無可取之勢又

不害心風須要取臣惷直實曽答之云平時聞議論亦有似心風處惇曰但得横山及天都一帶亦可結絶布曰若得横山天都亦非常不世之功也朝廷出師常為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靈州既無水草又無人烟未及見敵我師已困矣西人之来雖已渉沙磧乃在其境内每於横山聚兵就糧因以犯塞稍入吾境必有所獲此西人所以常獲利今天都横山盡為我有則遂以沙漠為界彼無聚兵就糧之地其

欲犯塞難矣此所以為我之利不細何必舉興州然後為快哉上及同列莫不然之上屢顧執政曰民力已困衆皆曰然布曰何止民力公家之力自無以繼矣此據曾布甲子日錄附見畢仲游誌孫覽墓云章惇曾布欲取靈武今布獨有此言固不可信也然其言則誠是故存之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新築洒水賜名天都寨五月二十一日章惇等賀進築畢功或移布所言附彼

是日布又言鄧棐論事不當上曰然布遂言臣久尸素於此日思引去以避賢路昨以王旉事義當待罪以聖諭丁寧不敢遽去切聞棐亦嘗有言臣於去就之際粗

知義理亦不待棐等如此逼逐去然棐與蹇序辰交通唱和如此略不避嫌疑如臣孤拙何敢安位臣於王存事不敢以為無罪若其他果有罪序辰輩必不為臣掩覆其他大臣徇私玩法者不少臣愚直自守未嘗能窺伺人短長嘗與林希道其一二臣不敢悉陳但有序辰所知者一二事願陛下試加采察必知臣言不虛吕安中乃嘉問之子王雱之婿序辰之妻弟昨朝廷復水磨茶場理當差使臣勾當乃降旨令不依常例舉官遂舉

安中爲監茶塲既而以職事非使臣不可辦又降旨今後只舉使臣見任文官候界滿日罷又以安中界滿方五考未可改官却降聖旨特許滿三年京師塲務皆二年爲一界未有許滿三年者安中滿三年改官又以茶塲酬奬改一官遂升朝然尋以病卒上云如何却令滿三年布曰州縣幕職官少一日亦磨勘不得今特許滿三年無非降聖旨上頗有不平之色布曰此事不容不知必不肯爲陛下道又如火院人吏自來多以館閣書

庫官及久在史局知次第人充臣亦曽在史院凡檢閲文字即時檢見昨盡黜元祐所差舊人止留一人知次第者在院却以王安石隨行指使及章惇門下使令人充皆不知次第林希云於職事極有妨廢序辰為史官日夕所見必亦不肯為陛下言安石指使乃侍禁向希顔昨章惇一子在此欲見蔡卞乃以簡先干希顔求通名云啓上修史侍禁明公臣有子壻向子莘在臣家持簡者乃誤送子莘處上再審問云修史侍禁深哂之如

此事皆狗私變法及妨廢職事皆臣所不敢為史院中有押班御藥等勾當乞一詢之可知虛實其他非序辰所知者臣亦不敢悉陳上云更有甚事布曰近日向縡引伴高麗當得舉一指使惇隨行指使張廉往干縡云相公已許縡欲白丞相廉云不須遂舉上惇尋判收却令都司官押貼子告示向縡云已放歸吏部仰一面申吏部施行縡訴於臣云高麗一行舟船事務極多豈敢更望他管勾但照管得他無言語已為幸事上曰向縡

后族宰相何以私事干之又云莫是得錢否布曰元豐中得五六百千元祐才一二百千爾然宰相舉措如此取笑中外綷云押班御藥輩亦多知之願試詢問仍乞不漏臣語上云甚好甚好

乙丑詔將來大禮自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仍著為令以知樞密院事曽布為禮儀使中書侍郎許將為儀仗使尚書左丞蔡卞為鹵簿使尚書右丞黄履為橋道頓遞使　又詔御史中丞安惇舉堪充臺官二員以聞

詔特賜奉務郎李景夏賜進士出身為正字景夏初以六月戊子召對戊子六月十一日曾布言陛下召對人材不可不審擇凡進擬上殿人須三省僉議以為可召乃可令却但以報政所知每人以三二人應召故多不當近聞召李景夏乃定之子眇小目視不正亦無他長兼定既死乃復還元職用遺表得官未經任使衆頗駭其預召也先帝擢定為諫官當時論者紛然上曰自選人除論者皆貶是誰布曰蘇頌李大臨宋敏求皆落職是日

定亦罷後以為檢正官而不甚曉事以不稱職罷為管
勾國子監其後吕惠卿章惇引之至為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上曰是章惇引布曰惠卿引為知制誥惇引為中
丞學士後既貶及官制行終先帝世止為侍郎上屢頷
之布曰景夏乃惇所引者又有畢仲愈者語言容止殊
可笑陛下一見當自知之上問其詳布曰大抵人物可
笑見自知之其它恐更有不足召者上頷之既逾月景
夏乃有是命　禮部言講議玉璽官翰林學士蔣之奇

與祕書省御史臺少府將作監官十三員詔之竒賜銀絹各一百匹兩餘各賜二十匹兩　御史中丞安惇言太學補試所廵鋪官令兵士驅逐舉人損傷甚衆及封彌人吏稽滯試卷乞賜施行詔下大理寺勘劾以聞

是日環慶報西人大點集上謂曾布曰章惇莫不以為然布曰惇昨晚堅不肯約束諸路為備往復再三乃聽方進呈時惇曰此必虛聲上曰安可測布又乘間為上言朝廷承平無事百四十年陛下方當與天下休息共

享太平之樂乃曰為可憂之事而不肯已殆為非計上深然之布又嘗言西人今秋必併兵一路作過許將曰得他來則好上遍顧執政曰如何得他來邵好將色沮

丁夘中書舍人趙挺之言選試教導之官願增為五經國子監請兩經試卷各為字號取俱入等者為合格詔今後試三經餘從之　河北轉運副使黄實言乞將封樁斛斗今後於新陳未接間不虧元本量減市價出糶從之仍令依年分資次量分數出糶毋致闕誤　詔

陜西河東路新城寨合招弓箭手並依元豐四年九月詔旨許别路弓箭手投换其元祐八年四月不得招他路弓箭手指揮勿用先是熈河蘭岷路招置弓箭手李夷行奏請新建會寧關全賴投换弓箭手庶諳山川道路故有是詔

戊辰前明州觀察使駙馬都尉郭獻卿特起復如故

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吕仲甫為直祕閣知荆南户部郎中任公裕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　户部尚

書吴居厚言河北京東鹽稅積年虧欠課利甚多欲乞選差官一員仍舊提舉詔差北外都水丞綦元　大理寺言京城内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依一司敕計贜更不加等盜蕃國進奉人錢物者准此以上輕者依海行敕律加等法從之　詔免陝西河東冬教布錄

戊辰　定州奏契丹點集兵馬謀助西人

已巳曾布再對進呈入便牧租錢法京東河北路皆有牧租錢客旅頗願得之又所納頭子錢不多故爭者衆

太僕寺昔或於百狀中抽三兩狀以示至公近趙令鑠
作卿多擅自受狀寺官頗不平既而有兩狀未出榜而
先投丞李詳彭汝霖申乞根究情弊令鑠以為訟已欲
抑之主簿倪直侯来白密院少卿盛次仲亦以為有請
託布遂為之立法仍呼少卿諭令送大理寺因為上言
令鑠乃先帝所寵待然終有宗室體態閒受便錢狀頗
容胥吏等作弊見送大理寺根究仍須立法約束上曰
令鑠此事必有之人言其附劉摯想亦不虛也大理寺根究如

何要見今鑠本未故存此　按收租原本作收租今據曾布日録改正

庚午詔大禮禮儀等四使應下有司文字並劄下　逕

原奏修没煙通過堡子畢布録　按曾布日録通過作邇遏三省言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第三奏臣昨論奏文及甫所發劉

摯有司馬昭之心及其黨附之人廢其子孫伏聞劉摯

梁燾巳有處分其餘未有指揮且摯等逆心及甫言之

於元祐摯燾用事之時則其事不誣在法九族當坐今

陛下許其不死貸其九族父母之恩天地之造也臣聞

陛下好生克己盛德敢不奉承然至於罪均罰殊不足以稱則臣之拳拳與有職責豈敢自已且摯之逆心及甫以為行道之人皆知之行道之人不歸之他人而歸之摯等蓋其心非隱晦深秘不可曉者固不待究窮推原自已彰明較著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無為之議者或曰使有是心特出於及甫仇怨之言無可考信難正其罪臣愚竊以為過矣臣請以朋黨之人論之劉安世嘗論禁中雇乳母為陛下已親女寵又

論不御經筵謂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為甚也方姦

臣擅事以為無有形於章疏者果何心哉其心跡可驗

於此而謂之無可考信者不知其說也使其事不彰露

則已令差官究問事狀暴著天下之憤疾不平以為朝

奏其罪夕正其法矣初則三省受告言而不施行匿明

氏進狀而不奏禀今又曠日引久幾年於此舉其一而

違其衆流俗因得藉其口天下亦遂疑其罪臣又不知

其說也劉摯生則身被遠斥死則廢及子孫而巖叟生

不及其身死不及其子安世又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又不知其說也借使及甫與摯有仇其言出於忿心然及甫乃元祐姦黨聞其父言且知其事使無忿心何從而發大逆不道在律六親皆得告言況仇人與有忿心者乎恭惟陛下天縱聖德自初嗣服不言九年所以巨姦無所乘間元惡不能措手言之可為寒心幸而為及甫忿心所發又幸而元祐五年與邢恕書尚在故姦心無所逃遁而乃持其事緩其罰者何也豈在位者摯黨

多歟為摯詭者亦多歟伏望陛下奮以獨斷明君臣之義正國家之刑檢會臣等奏布告天下及檢會王巖叟劉安世所奏章疏考驗心跡並依摯燾例施行更有顯著之人如安世者亦乞檢會一起行遣所有受明氏告言劉摯大逆進狀其不曾進呈官司亦乞以其事下刑部大理寺約法以正典刑永為懲戒所以解天下之惑制曰朕推賞罰之公以信天下顧雖貴近所不敢私資政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知河南府李清臣頃在西省

實豫政幾宰臣蔡確以忠貶死朕每哀焉其母嘗興元祐大臣姦逆之謀叩閽奏陳副上公府爾為國腹心義當憤疾而乃緘閉不以上聞屢致人言罪奚可逭姑奪爾職尚俾居留罔體寛恩竊忘循省可特落資政殿大學士章惇安燾鄭雍並特放罷

曾氏南遊記舊云紹聖中因蔡時正母擊登聞鼓云二年五投牒乞追復子官爵皆不得行蔡元度在政府以此為傾安厚卿李邦直計遂具元宰執三人姓名取旨安李落職章子厚雖在相位亦降旨放罷議者以為太不均然明日章門謝於崇政殿屏外自昔宰相無放罷門謝者閤門老吏亦笑之較其屈辱過於落職矣記舊蓋布子紡著其父之言也布言仍載其後章惇

以紹聖元年四月為左揆兼門侍獨相李清臣元年二月自户書拜中侍四年正月罷安燾元年五月自陳州拜門侍二年十一月罷鄧温伯元年五月卒於左丞鄭雍元祐七年六月為右丞紹聖二年十月罷蔡文母訴事必在紹聖元年五月以後紹聖二年十月以前當此日三省官乃章惇安燾李清臣鄭雍四人也李清臣傳云清臣知河南府在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十二月三日改成都元符元年正月九日仍知河南嫉清臣者猶風監司窺清臣而謹審至無隙以伺陋以橘中書舊事奪清臣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其母明氏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因而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詣待漏院訴之清臣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令監司窺清臣殆指周秩也事在王鞏雜見已附清臣知河南時劉跂辨謗錄載靖國元年三月一日就東府見李清臣說封

起蔡渭狀幾欲赤族誦其落職詞云力護凶邪公爲蔽
匿今詞乃無此兩語當考跋載獄事凡十來段已附注
五月辛亥今重見此凡紹聖末所起獄事皆可參照不
但同文一獄也劉跋辨謗錄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
一日跋就東府見韓治言紹聖初蔡渭便曾陳狀指論
元祐大臣懷奸逆之意其狀李清臣在中書封起紹聖
四年又陳狀具言安燾李清臣沮抑不行方下邢恕檢
及甫書恕猶對人言小子並不商量遂繳上真本是竹
紙由此差官究治具言及甫書及供通語言並與後来
所見案牘本中書無異又說據尚洙書札是一庸人惟
渭狀甚有倫理明是潤色意謂卞輩跋案韓治說上件
事時已盡見案牘真本但隱傳聞治又言及甫供通朋
類稱葉濤孫諤南京人詹適孫升龔原皆劉摯黨人二
蘇范祖禹等非劉摯黨自是奸黨跋據後来所見錄本
案牘却無葉濤等姓名必是錄不全治又言有許劉摯
以不死之語治又云邢恕服除赴永州路逢蔡碩及甫

書一本與碩碩嫁女與文康世因到西京視女親見及甫所說粉昆謂韓氏專然魏公冊立後來到官所供乃不同碩壻許并亦曾如此說治又言往年親見邢恕言粉昆謂何晏凡也治又言頃任西京路提刑本路常平李鈞即安惇門人素親厚常從容為治說惇昔日密說同文事恨無的驗只得潞老一手札足矣又正月十二日跋就府第見安燾跋說近方得知尚洙子細聞之甚喜却說周秩曾言龔原在徐邸與劉摯書柬交通哲宗意却不以為然究問得果無有周秩尋被責故朝旨報出十九日章巾亦不載又正月十二日載牛實是先父門下故吏充三省行首到跋安下處今月九日左僕射取中書門下房文字偶見頭簽有尚洙字略就房吏拖看一遍並不見先相公名字因省記紹聖四年內有官人都堂出頭令引在暖閣內就桌子上供狀甚久自納與章相公了退去乃是尚洙官人即不知所供何事實乃先父門下故吏充三省行首跋到京凡親舊皆託體

問尚洙事故實特來說此事又正月二十二日跋詣張舜民相見舜民時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對皆乞早辨宣仁疑謗則諸臣僚家誣搆事皆釋然金口謂當日誣謗自不分明今日却不用分明辨之問曾見邢恕責詞否此乃辨宣仁也對未曾見後來又責周秩廣德軍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說誣后語言本是章惇說出指以為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與賊臣章惇各加五木對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又正月二十八日李格非說龔原在紹聖間為范鏜所脅甚窘鏜再三言不若實說了恐後來轉不便原只稱實無格非言龔純篤稍有分毫必被脅出跋謂前見安惇說周秩所言究治無實恐後是章惇親改曾委范鏜又正月二十八日韓治說范祖禹劉安世同論雇覓乳母再責降詞云規欲動搖是章惇所親改最以劉范為造端之人及所究治所供狀通劉安世而不通范祖禹不曉其意又二月初三日李格非又說曾見鄭

狀言惇相在位誅戮斬伐之語不離口每言斫十數大
幾首級使其子孫流離惡地豈不可觀又二月初七日
宋喬年到政安下處說蔡元長既召蔡蕃相見從容蕃
問曾聞邢恕言於人自謂與劉某甚有恩京言曾有之
京將上殿恕適相逢牽京衣袖言劉摯二族在此一舉
公其念之喬年又說蔡元長安惇究治未明的確問一
日卞告以惇相家議別差官勘鞫京大怒因以急速請
對遂陳述惇素與臣有嫌若別勘必差路昌衡此人不
惟覆兩族必以縱反者陷臣等遂再三哀懇上笑言不
別勘再三言不別勘蔡蕃者摯長女婿也又二月十一
日王撫說曾有省部文字下書鋪告示元告人尚洙等
劉某梁燾已身亡更不施行取知委去又二月二十日
政累見安厚卿稱張士良內臣獄中百端誘脅並無虛
說人甚奇之又見韓治說士良供通別是一卷與及甫
不相干但同在究治所耳累欲見之未得今就白鐵班
所居處見之說自白州編管令過闕既到城外閒封吏

監送軍巡寄禁半月日忽夜送一處薰前詰問先示以知而不告同罪條又許以見聞贖罪凡四五十日却送白州問以及甫事乃不相干跋更不敢復問又二月二十二日跋在相容次逢馬玿玿說往年守官京東運判時邢恕自青州過鄆已去運副黃寔密語玿非久有一極大事必作是邢說但不得其詳跋是年末赴蘄陽侍下在鄆見恕經過曾往謁之其人平日於先父及跋何所不說今雖異趣謂其尚相存恤而辭氣乖忤蹴踖不進乃知所懷如此又三月一日跋就府第見李清臣亦說封起滑狀幾欲赤族誦其落職辭云力護凶邪公為敵匿清臣再執政惇相尚未去位曾密問向者王司馬劉梁等數事相公皆施行的確有何照證到今未若曉得章但云別無他事各自別有因依終不肯說清臣又言惇曾因奏事上前自言此數事王馬劉梁等皆是邢恕說與臣因此遂責恕恕上章乞與惇對吏不降出是余口曾諭跋謂此與張舜民共史所言同韓治亦曾說

如此當是的實又三月七日跂見劉唐老唐老言丁丑年六月中文康世告妻父蔡碩言及甫與唐老密謗時事言不久必變惇必族滅餘執政必竄又云康世見劉唐老親說碩使康世形於手筆携往見蔡卞遂有旨下監司周秩根究此事未了九月中同文事又大作遂先攝及甫下同文獄後來方興洛獄跂見曽右相說先因劉唐老事後有文及甫事與此相符然不曽問得洛獄後來如何結絶必有知之者當問　御史蔡蹈言臣伏覩近降敕旨以李清臣昨任中書侍郎封起明氏指陳劉摯等謀逆狀不曽進呈落資政殿大學士其尚書省有失催舉係章惇安燾鄭雍並特放罪者臣切以人臣而謀姦逆凡戴天履地者之所不能容而機

政大臣受遺先帝宜以宗社大計為心朝聞夕行無復疑慮而清臣承狀緘閉彌日無意進呈回互稽留幸其獲已容姦若此褫職尚輕而惇與燾雍既判其狀付中書省久留無報亦合檢舉催督進呈取旨緣明氏所陳摯等姦逆事體不細不當置而不問清臣欲蓋摯等之姦故無意進呈惇與燾雍又庇清臣之私曽不檢舉三省乃陛下所倚以為腹心而不思聯事合治以昭陛下誅賞之大柄能無負乎臣愚切謂清臣雖已落職而居

守之任未協衆論惇與壽雍釋而不治甚非行法自貴近者始之意也伏望聖慈留神省察特賜施行以允公議

三省言劉摯等黨人王巖叟前後論事包藏姦心最為凶悖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誣罔聖聽陰蓄邪謀雖各行遣眾據臣僚言乞賜施行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

初李清臣封起明氏狀不進呈章惇及安燾鄭雍皆與聞惇等初不引咎至

議定清臣罪後二日黄履乃獨啟以為三人者與清臣皆有罪之人上遂令放罪惇亦無一言但令下榜子謝放罪衆莫不笑之前一日惇留中甚久既而遂下榜子衆莫知其所陳也曽布言惇昨日門謝中外頗嗤笑之祖宗以来宰輔未有放罪者上曰元豐中曽罰銅布曰唯元豐曽罰金聞是時執政曽開陳竟不曽罰上曰當時為甚事布曰以蒲宗孟擅押頭子支材料修東府事上曰此事極小今日之事極大布曰惟其如此在惇尤

為失體初不引咎既為人所指言與清臣罪同罰異亦不自陳而使致謝尤為不可兼此事豈清臣所敢專非惇令收清臣豈敢封起許將曰中書有一實封櫃凡文字須衆議當封起乃敢入櫃但中書官於封頭上着押字爾上曰此書云有司馬昭之心事體不小清臣豈敢獨收此亦衆議無可疑也布曰蔡京累年施行未盡意正在惇爾上頷之惇門謝在八月丁丑布云云在戊寅今附此

辛未三省言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奏元豐八年久未建

儲臣聞高遵裕言王珪姦邪因見邢恕具道所言恕即去見宰執今朝廷已追貶珪褒贈遵裕臣獨未曾霑恩詔王棫為供備庫副使仍落致仕棫與恕實共謀誣造珪廢立事者恕既黜棫乃被賞九月五日知寧化軍王鞏甲申雜見云武臣王棫為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辭事其書一篋悉存皆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棫於哲宗朝論之得閤門職名既卒其子貞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容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無不被誣者而祖禹王珪尤甚蔡蕃奉議常謂貞方曰使王氏子蜀產亦願得此書也蔡倅潤過禹鄉為予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此當刪取附王棫落致仕後王鞏云得閤職邵伯溫云知北平軍據實錄初但落致

仕除供備副使九月五日乃知寧化軍共得閒職則在元豐時曾布所錄可考鞏及伯溫記錄皆不詳審也邵伯溫辨誣云王棫京師人有口辨好議論熙寧中為熙河路走馬承受致仕家富游公卿之門與邢恕為死黨伯溫嘗見王棫尚洙李洵于恕所皆妄人也後章惇因恕交篤落棫致仕除知北平軍未幾棫死子直方不以父為然每為士大夫言父晚年病心直方後亦死無子與晁載之相善以平生所收書畫歸載之觀直方所留書畫於其間得王棫與邢恕往來書一通皆共謀誣造諸人廢立事者

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卒先以崇信副使均州安置上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

壬申夜雲霧蔽天地震良久乃止

癸酉樞密院言乞今後投充効用人依元豐八年三月

詔旨令經略司試驗材武給帖其元祐七年二月令所在將官試驗知通或軍馬司保明申經略司給帖指揮勿行從之（新無）涇原路奏折可適十八日出界討蕩又所築四堡五烽臺皆畢詔役兵戰士並特支（布錄癸酉又云孫咸寧依格四赦放逐便張若訥放罷皆元祐麟府敗事之人也此合考八月三日斬五百級）先是上顧執政曰北界牒宜早與發下曾布曰已得旨七月下旬教二十一日便下雄州矣是月甲子也

甲戌同呈邊報西人云已干北界求通和尚未報見點

集次上問此使回牒已下否布曰已下又問何時回布曰八月中旬上曰不遲否布曰數日亦不足校也三月癸酉可考

乙亥大理寺言重法地分刼盜死罪會降及灾傷減刑皆配遠惡處流罪皆配廣南徒罪及流罪會減降應減等者皆配三千里應原者配五百里除依條給賞外仍以其人財産充賞死罪全給流罪給半徒罪給三分其妻子並編管死罪千里流罪及死罪會降若災傷減等

者五百里徒罪及流罪降至徒罪鄰州以上刼盜及其妻子應編配者會恩不移放即妻子已編管而再遇赦者依常法從之新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八月丙子朔朝請郎集賢殿修撰知潁昌府高遵惠爲寳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吳安持知潁昌府河北轉運副使呂升卿改河東路河東轉運使郭茂恂改京西路初執政以遵惠與升卿不相得難共處曾布請

從升卿章惇從之先是安惇方論升卿挾怨起上官佖獄上令移京西推勘而惇以獄未成法不可移別路閤詔旨未下故遂從布言上官佖何事當考

詔熙河蘭岷路仍舊為熙河蘭會路布錄在七月辛未元祐四年八月巳亥改蘭會為蘭岷

丁丑西南張蕃遣人入貢布錄在七月辛未今從實錄

戊寅左司諫陳次升言舉人就試將燭入院者乞依懷挾法從之　涇原路涇略司言折可適入西界俘馘共五百及獲牛駞羊馬等詔軍兵等賜錢有差布錄戊寅同呈邊報

又折可適出寨斬敵約五百七月二十五日可考

熙河路經畧司奏乞將來乘機出寨討蕩詔張詢審探不得輕易虚發勞敝人馬

布録

尚書省言吏部乞舉官有員數而被舉之官亡歿致仕或因贓私罪停廢者聽别舉官充填若前官舉狀不該收使或前一年有未舉人數並許次年再舉從之

新削

户部言諸路吏人書手因犯贓罪或累犯情重依條停罷者並不得募本宗大功已上親承填元闕從之

新削

保州走馬言探到北界稱太子尚存見計會燕京

太師結連兵馬及羣賊謀復位恐北人故爲此虛誕因而起兵犯寨曾布曰必無此理上曰密劄與帥臣亦不妨布曰容與三省議上曰不須只密院指揮可也布曰此等事密院固可施行然臣獨當樞府無與議事者故稍涉三省文字必須與三省議及同進呈不敢自用恐有差失爾此據布錄太子尚存計會燕京太師必有事因當考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威州刺史權管馬軍司事張整卒賻贈外特賜絹三百匹

已卯詔朝請郎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李仲為朝奉大夫以開御河賞勞也　詔差文臣陞朝官二員專切管勾步軍差使剩員仍以管勾步軍司差使剩員所為名隷兵部以步軍事冗故復析為一司

庚辰詔令後三省樞密院進擬差遣在京文臣開封府推判官武臣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諸路監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軍已上臨時取旨召對三年三月末可考　刑部言令後在京官司被受朝旨乞並依元豐四年以前指揮

闕報御史臺從之鄒浩云附云　禮賓使知保安軍李沂為秦鳳路鈐轄

辛巳西南程蕃遣人入貢　禮部言南郊前朝饗景靈宮太廟乞俟終獻行禮畢皇帝再升飲福降還位從之

工部侍郎郭知章言都水使者與內外監丞輪舉使臣如有罪犯乞除輪舉官依舊法外其同奏官於元舉下更減一等科罪從之新削　中書舍人趙挺之言朱服除知澶州服向因臣僚言其不孝持母喪湖州不與諸

弟同處惟節朔一到几筵因削奪近職今來牽復節鎮理實未安詔以服知宣州紹聖四年閏三月十九日知萊州

壬午詔朝散郎致仕何宗範許再任其致仕恩澤追還以監司薦其可任事也　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蕃官包順引到邈川大首領溫錫沁男巴烏子巴爾吉歸漢詔巴爾吉為内殿崇班　涇原路經略司上歸明部落子索鼎功狀詔索鼎為三班借職　都水監丞曽孝廣勾當内東門司劉友益奏準差補治永裕陵溝井乞以

提舉統領補治永裕陵溝井為名等事御批檢覆工科
巡察兵夫等各差使臣二員部役使臣每寨止差一員
理斷檢夫官各差破兵士十人大使臣五人小使臣三
人官吏等每月犒設一次如有補治利害令劉友益赴
闕奏陳餘依奏先是臣僚上言永裕陵居山半春遇有
水下流趨陵而過旁有溝井滿溢間浸靈臺非便上深
軫念故命官補治焉御集八月七日三月四日五月二十八日　左光禄大
夫致仕安日華卒日華壽父也

癸未詔今後承旨司得聖旨應合覆奏者並令本司申樞密院覆奏　詔江湖淮浙六路各造神臂弓三千餘箭三十萬布録癸未

甲申太僕卿趙令鑠為鴻臚卿鴻臚少卿趙屼為太僕少卿大理方推究收租錢事故移令鑠七月二十四日可考十月十九日令鑠知光州十二月三日屼又以少鴻臚為少太僕　給事中范鏜言朱服差知宣州按服本縁不孝得罪可南面長人乎若實賢行體量者妄加此名即朝廷當與辨正乞明詔大臣審議

服得罪名實而去取之詔罷新命令吕公雅朱彦同根究以聞公雅彦皆有妨嫌改命游嗣立程遵彦十七日改命

曾布言閤令乞空天都一帶為牧地事且言券馬不便上問如何布曰令亦曉事然此二者皆非是今欲閉茶卻馬令敵人知中國無所資於彼然茶場歲課二百萬可遽閉乎天都一帶正欲召民兵為戍守可但養馬乎券馬與綱馬價等而券馬病者不售死者不筭草料昨比較一年綱馬已到寺而死者一分二釐券馬不及

韃而網馬在路死並巳支而死者皆不在此分數其利害不待議論而可知也上深然之

丙戌上問曽布曰曽旼謝文瓘何如議除左右史故也布曰旼頗知學術亦曉事但衆論以為險詖文瓘議論趨向頗正兼氣亦稍剛臣聞外議頗欲其在言路但以身在政府不敢啓今已在都司若便擢在左右尤為不次上云先帝多不次擢人布曰如臣與章惇蔡卞之徒皆是然不獨先朝陛下擢沈銖葉濤亦可謂不次上甚

悅且曰敗且除異時不必作中書舍人却遷作卿監之類亦可布曰置之此地終難退抑上笑曰極惺惺曉事又問章惇何以喜文璀布曰乃得之衆論又問周穜鄧洵武布曰臣論之多矣穜專附惇洵武專附卞故卞不喜穜惇不喜怕武各有所偏非公論也穜固不正然洵武正似其父綰天資柔弱然有所朋附則擊搏害物無所不敢為上笑曰綰曾擊章惇云何布曰人言惇與惠卿為刎頸之交半夜之客又目之為城狐社鼠惠卿既

逐而惇未去綰又擊之云如糞其除一堂之上而留其半遂出知湖州上再問糞除之語大笑又曰惇不喜洵武卞亦不喜旼布曰旼乃惠卿門下士卞固不喜卞嘗為臣言惇不以北郊為然迺出放旼之議論上曰惇欲以十月為北郊五月受寶賜宴皆不妨豈不可於五鼓行禮布曰臣嘗言坤成節最是炎熱之時君臣宴坐冠帶終日豈不甚於夏至黎明奉祠也上曰惇至今疑布曰卞又言旼初來時卞未作執政因問旼議北郊事旼不

隱遂求得畋文字一卷卞至今收着待須共畋理會上曰如此即不得又問吳伯舉如何布曰臣已嘗言更在種洵武之下無足議上黙然九月二日布又論洵武伯舉等布因言近日差除多出聖意外議無不愜服德音昨欲用郭知章久未聞除改上曰無易也翌日遂以權工部侍郎郭知章試中書舍人五月末曾布云云

尚書省元豐六年條制在京官司應行遣文字有稽遲差失遇恩合原者其止該上簿之人並兩件當一件即是隨輕重理為件數元

祐罷去今欲復行從之舊錄丙戌鄜延奏苗履出塞討蕩惠卿家傳七月復遣履護七將九千騎出珍羌以八月七日會於柳青平八日至青嶺北賊酋威明羅濟特沙克帥衆迎敵與戰破之斬首五百級獲牛馬萬計縱兵踐稼十日自威羌還塞威羌當考

丁亥朝請郎權禮部尚書權侍讀蹇序辰權改名授之為賀北朝生辰使皇城使泰州團練使李嗣徽副之朝散郎度支郎中王詔為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曹曚副之明年六月八日罰金詔在京侍從官職事官中書舍人已上各舉二人六曹權侍郎已上各舉一人並舉所知堪

充是何任使聞奏從御史中丞安惇請也　戸部言戸絶財産盡均給在室及歸宗女千貫已上者内以一分給出嫁諸女止有歸宗諸女者三分中給二分外餘一分中以一半給出嫁諸女不滿二百貫給一百貫不滿一百貫全給止有出嫁諸女者不滿三百貫給一百貫不滿一百貫亦全給三百貫已上三分中給一分已上給出嫁諸女並至三千貫止若及二萬貫已上臨時具數奏裁增給從之_新削

朝請郎集賢殿修撰權知應天

府杜紘卒舊傳云司馬光議天下奏讞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多不實輒貸死請勿貸自紘發之時死者甚衆

當考

戊子詔今後官司誤支官物與蕃官蕃兵及弓箭手並依軍人法新削

是日曾布再對呈宋深乞開塘泊種榆柳等又乞修河北城壁布曰塘泊自大河東流有四千餘頃可耕之地見相度召人耕種城壁累有人言但以敵境有疑未敢興作上曰莫令州郡漸次修葺亦不妨布曰俟與三省議上曰只密院指揮可也布曰臣獨當

樞府日久無同列可與議事凡事稍可干涉三省未嘗不與之同議此事密院固可專行若聖意以為無疑臣即當草定遂詔河北諸路安撫司密切指揮逐州軍知州通判因此霖雨之後逐料檢計城壁漸次修整其防守器具什物等亦以次整葺不得張皇得行遣如不遵稟重行黜責遇替移遞相交割如詔旨施行

己丑工部言右班殿直王岑自陳父中散大夫令圖向在北京檳隄調發兵夫冒風感疾身亡乞推兒男恩澤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

詔特與子孫一名太廟齋郎新削

言應執政官見學士之禮乞下有司立法時章惇以道服見京故有是請不報新無布錄五月戊辰論惇以語言禮貌失人心蔡絛叢談云章丞相惇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自八座而下多不平之然獨見魯公則不然魯公時在翰院為承旨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陵公也一日詣丞相府故事宰執出政事堂歸第有賓吏白侍從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捨轡即不還家徑從廳事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公則亟索去於是丞相怍慚愳然而語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矣然願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實天子私人非公僚佐即人微顧不恤國體乎遂起欲行章以手按公使留會薦湯而從者少去故得拂袖因卧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待罪焉

哲廟覽公奏深多公之得體亟詔釋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贖銅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後來自是魯公終章丞相之任相位而不以私見噫前朝從臣卓爾風采洒如此恨後來罕見之按條所云章惇罰銅事與舊錄不同疑是飾說姑附注此

戶部言河北措置糴便司封樁糴本錢物除朝廷外不許他司取索其諸州亦不得輒報如準朝旨申本司施行從之新削

大理寺言諸州公使什物器用陳設并州縣安設所須之物並不得於人戶處借賃及管認裝束妓樂之類違者徒二年長吏知而聽行與同罪不覺察杖一百並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其公使庫

什物器用陳設如有損闕許以不係省頭子錢修置若擅用轉運司錢者徒二年從之 又言訴訟不可施行者並曉示於都門限五日勾收經曉示後人又陳狀依前詞理送所屬告示仍取知委連申經取知委後來依前更陳述者即送所司取勘施行從之新削 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郭時亮為秘閣校理

庚寅涇原奏折可適獲首級及擄生口四百餘人布録

辛卯詔故宣政使成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馮宗道為

係隨龍遺表恩澤特與六人新削　樞密院言麟府路軍馬張世永知府州折克行鄜延都鈐轄苗履各統領將兵出界討蕩斬首各五百餘級詔應出界軍兵各賜錢有差其得功將佐等令經畧司具功狀以聞　詔戒諸路備禦不得以探報稀少懈弛布錄

壬辰資政殿學士知定州韓忠彦知大名府　試戸部侍郎呂嘉問為寶文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路昌衡為寶文閣直學士知定州二人

並除直學士曽布言昌衡罷京尹例當推恩嘉問作待制方一年恐太優上曰亦不校也三省與除布以三省職事遂不復議　詔西京左藏庫副使知嵐州劉程通直郎通判鄭語六宅使寧州刺史知石州張構通直郎通判李珙各降一官以進築神泉寨雇人畜不當價也癸巳詔删修皇城司敕王曕陳訴依隨鍾傳妄奏首級詔送制勘所布録癸巳

甲午涇原路增置第十二將以折可適曲克權將副布録

甲午章楶奏請在六月末

丙申降授朝散郎集賢殿修撰權知秦州陸師閔為權戶部侍郎二十九日仍舊　詔文武臣僚起復今後除管軍及邊任取旨外餘並罷初三省言駙馬都尉郭獻卿卒哭當起復上曰不以金革從事而起復者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乃降是詔　起居舍人龔原為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先是上令具少卿以上姓名進呈因親點定無敢異議者既而御史中丞安惇言原元豐初任國子監

直講嘗受生員金帛追官停廢詔原為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原之初除也曾布為上言龔原久不自安蒙聖恩進擢以至葉濤等稍遷及趙挺之郭知章進擢非出自聖意何繇及此士類無不鼓舞稱頌向者人言龔原間見徐邸實無此事出於讒毀原自言徐邸見官僚皆上歷惟初到官即一獨見此外無獨見者簿歷具在可考虛實上曰只是語言不分明太不開爽布曰此其禀賦如此然純正自守衆論所知不數日竟罷原除工侍在十七日今并

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隨書原本傳云五上章請外而不載言章傳疏矣

州胡宗回擢知秦州上問曾布欲以宗回為戶部侍郎如何布曰宗回有吏才無不可者上曰蔡卞黄履皆稱之而章惇以為暴酷布曰素不聞宗回暴酷惟桂州一事出於嫉惡昨降黜誠未允若以人望為戶部侍郎有餘上亦深然之惇不樂竟用陸師閔而已宗回帥秦上曰不識宗回令朝見訖赴任布曰西帥遷徙不定亦當面諭以邊事　樞密院言秦鳳路走馬承受阮易簡嘗

奏本路敢勇張義論隊將侯誠弟詢募首級冒賞詔秦州勘鞫有實及因此勘出統領官秦貴下獲級十五遂作一千三百餘級詔阮易簡特遷三官寄資內臣非殿閣差遣不得寄諸司副使易簡寄資非常例也七月八日云云

押班閻安特以磨勘改昭宣使布錄可考戊申

庚子故嗣濮王宗祐遺表乞兒男推恩詔宗祐為係英宗皇帝同母弟諸子各轉一官　詔熙河秦鳳兩路兵馬會合進築止令副總管統制未出界聽熙河帥節制

布錄
庚子

辛丑翰林學士蔣之奇應詔薦國子監主簿耿南仲堪臺閣清要知開封府陽武縣陳遘堪不次繁難權戶部尚書吳居厚舉太學博士薛昂任館閣知汜水縣韓蹈任監司戶部侍郎呂嘉問舉宣德郎鄒浩太學教導臺閣顧問知常州無錫縣李積中堪言事官或監司積中除湖南常平在十二月十六日兵部侍郎黃裳舉監京東抽稅竹箔場周彥質知開封府襄邑縣張巨並堪臺閣監司實文閣待

制權知開封府路昌衡亦舉周彥質堪刑獄館閣詔薛昂鄒浩周彥質並令閤門引見上殿耿南仲陳遘薛昂韓蹈鄒浩李積中周彥質張巨陳瓘遵堯録言封事云臣聞紹聖四年蔡卞薦太學博士薛昂上殿昂請罷講筵進讀史書而專讀王安石日録字說哲宗怒曰朕方稽考前代以監得失薛昂蹈倿妄言可不黜乎堯舜稽古高宗多聞緝熙聖學可為後法紹聖大美此其二也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哲宗召薛昂對勸上勿觀史專意經術上正色曰朕方看西漢明日語輔臣曰斯人何為引上殿

御史蔡蹈言臣竊見朝廷近日引見上殿臣僚已蒙賜對退而俟命十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疏遠小臣偶緣薦引乍瞻天顏罔不震懼

進對之際倉猝遺忘所不能免若其辭貌不近柔佞而鄙野之氣就列稍久會有變革且器使之以觀其能既而無所取材斥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有司火修聲遽蒢蒙鏐之用所以器而使之者也今朝廷方患人才乏職事官員闕自右僕射而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其進既難則人才益見乏少因而自抑不敢以賜對為望則遠近相傳士志畏怯不自勸勉殆非養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

曰量才而任官度德而定位又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之盛雖成周不能過也惟陛下圖之路言不得其時月因路昌衡等薦人物目附見或移入九月十四日己未葉祖洽云云下

壬寅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孫路知熙州紹聖二年六月三日知慶州元符二年八月十六日自熙改河南明年正月七日乞進築喀羅川王鞏甲申雜見或更附此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權鄜延路都鈐轄苗履權熙河蘭會路都鈐轄知蘭州四月二十五日履為鄜延都鈐先是熙河効用

李公緒狀首知蘭州王舜臣二月出塞獲八九十級老小妄奏三千級公緒亦虛上三級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呈送制勘所一就根究上曰是密院馬前狀蓋武德先已報知是月丙申也翌日詔諭熙河秦鳳將校兵級虛上首級傷中本因鍾傳及兵將官指揮上件人更不問罪其餘兵將使臣能於戰守之際立功贖過可以比折減免得所犯罪名者取旨施行以張詢言本路上下人情不安軍員有殺人而自刎者人情可知布言詢在

本路如第一將在熙州虜上傷中及獲級者千餘人而
元無斬獲詢安得不知既不能即時以實告朝廷及被
旨體量又不以實報致今日起獄乃詢之罪詢復何言
上曰此不可不重行布再對又及詢事曰詢與巴宜俱
為監司日擊欺罔豈可不奏況皆被旨體量而詢又權
帥何敢爾上曰巴宜須與遠小監當詢亦須罷黜布曰
固當如此臣所以對三省力陳正為如此亦不敢以章
惇故不極陳上曰國事固當如此後五日布復以通判

蘭州張傑書進呈言邊功多不實白草之戰已煩推治威鼎之役復循前軌威鼎之役乃王舜臣二月之出也及卓羅之舉詔使親臨所獲止十八級前日之數十百相倍其情僞可知然則李公緒所陳不虛矣傑又言蘭州當擇守將遂白上欲罷舜臣別擇蘭守上深以為然且曰當以苗履代舜臣布方舉章惇議無以易履而上及之布唯唯而已因言舜臣之事全出張詢然則詢亦何可以安職上云便須罷黜　是日秦州制勘所申張詢已出榜告諭

兵將官令限外陳首亦與依朝旨免罪改正上赫然曰此豈詢所可專詢何敢便爾指揮衆皆曰不當布因言張詢既掩覆鍾傳誕妄又有舜臣一事若以謂不知則將佐欺誕如此而不能察何可以作帥若知而不言其罪尤大以此言之則詢亦不復可以在職上曰何不罷衆皆曰當罷上曰熙帥用何人布曰臣反覆思之惟孫路可用上曰慶州却用誰布曰容臣等議定取旨令曰邊事正在熙州緣熙涇兩路各欲進築城寨通接邊面

即環慶但當以兵馬助涇原未可進築故欲徙孫路於熙河兼既欲置苗履於蘭州亦須得名位稍髙者彈壓衆皆以為然上亦曰邊事正在熙河涇原兩路布曰進築得天都以往城寨堅固得邊事收歛有其漸矣環慶一二城寨縱未築得亦無關事上及同列皆然之乃罷詢用路布再對遂以苗履知蘭州張詢王舜臣並交割訖於秦州聽旨仍令孫路乘馹赴新任是日又得張詢奏云王贍言青唐人半有叛害轄正之意及邈川南山

下首領皆言欲附漢西攻轄正詢已令王贍結約兩處蕃部令起兵攻屠轄正候彼舉兵即舉漢兵應接乞速降敕牓處分衆皆駭之布遂草定指揮令詢分析及令孫路相度奏聽朝旨惇悉塗改仍令詢如已舉兵即一面從處置布令院吏各寫一本欲進呈取旨既而思之不若俱已且將上進呈得旨然後草定惇亦不敢不從同列皆以布所草為是一面從長措置之語決不可用翌日同進呈上亦駭其專輒布曰自邉事以來每以謂

須厚撫青唐不可使有間隙若青唐有變則熙河三面受敵自救不暇何暇經營夏國不徒如此諸路應副西夏事宜兵馬事力已是不給若更生一秦即狼狽臣嘗謂方此之時若青唐一有小警則無所措手足今無故生事實安危所繫范育嘗云熙河一路動揺則陜西一路動揺陜西動揺則天下安危所繫也此何可不審元祐中种誼李祥等言青唐二十二頭項兵馬十九頭項欲歸漢其首領皆齎信旗銀笠子赴蘭岷州安撫司為

質信又有投漢狀在經略司及蘭岷河三州及邈川來告急范育欲出兵援之猶須奏請而朝廷不從今但以王贍一言為信便約以舉兵殊不可曉張詢何敢爾蔡卞黄履亦曰此太狂妄安危所繫上曰詢何敢如此兼云青唐人半有叛轄正意詢何以得其實衆曰此皆狂妄輕易為國生事上曰詢如此當如何布曰已罷黜只是更添此一重罪狀俟案到取旨遂議定令詢分析仍一切委孫路體問詣實奏聽朝旨措置不管引惹邊患

布再對上又曰張詢何敢爾必是章惇令他如此舉動
布曰衆亦知其必出於惇兼曽為臣言王贍云青唐可
取意欲令詢為之然詢久不敢當此事今日之舉必是
欲蓋妄奏首級之罪故爾倉卒上曰必定是如此然惇
多與邊吏以私書往還數有人曽論以為不便布曰誠
如聖論自林希等在此時每以此為患亦知其必緣私
書致人論議執政自來不曽與武臣通書如折克行王
舜臣王贍輩惇必總有書與之上曰必有此事欲考慮

實亦不難布曰臚等處果有書令走馬取之便可得上曰不難取又曰章惇却恁地布曰惇於邊事大踴躍又欲以此使詢立奇功而同列皆素不預議功在惇與詢兩人而已然行險儌倖此豈可為兼祖宗以來中書樞密院各有職事及邊事則必令二府同議同進呈葢謹重也故密院事稍大者三省無不可照管至三省事則密院無繇預聞今起此等大事乃欲以私書使邊吏為之而不使同列預議未見其可上深慍之　翌日遂詔

張詢分析不候朝旨擅結約蕃部攻鎋正因依聞奏仍下孫路兼程赴熙州體問王贍所陳虛實如有實狀即責王贍軍令狀奏聽朝旨如不可為即一面多方撫遏務要令青唐一帶上下寧靜不至疑貳生事又戒孫路以準備防秋及經營進築等事　詔今後太僕寺合支外路馬軍並依元豐條令軍人就騏驥院調馬其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令從京差人牽送指揮勿行新削

癸丣詔差内侍省押班閻安替入内供奉官勾當内東

門司李穀按閲開封府界京東路將兵御集八月二十八日下

甲辰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新知秦州胡宗回權知慶州陸師閔依舊知秦州兼提舉茶馬罷新除戶部侍郎之命　先是龍圖閣待制虞策自青州改杭州入對上欲留策為戶部侍郎而黄履以為不可是日履奉祠曾布同三省對因乞令師閔仍舊以啓上意上從之已而策果留為戶部侍郎策留試戶侍在九月四日　上嘗問布策可留否布曰策於元祐中在言路甚久無一言疵瑕可指所宜

旌別若以為侍郎有餘矣　又嘗言士大夫元祐中論議多不正布曰如詆斥先帝非毀政事語言無所顧避此天下以為可誅其間偶於文字中有隱約疑似之言則似亦可恕如趙屼朱京之類是也上笑曰若如此求瑕則章惇文字中亦有此等語言可指布曰聖諭盡之矣又嘗言曾敃極惺惺曉事布曰敃為學及文詞吏事皆可取但凶險邪慝亦衆所共知如蹇序辰輩亦豈不惺惺曉事但處之太過其分蕪此等人不可寘之要近

爾上笑曰恁地底多惺惺布退稱德音不能已　三省

言國子監丞畢仲愈言乞詔近臣申講六官之議逹之

天下州置六曹參軍而省去職同無補之員右司郎中

呂温卿言請諸路監司及諸州縣依省部六曹所主事

務格目分作六案詔送詳定一司敕令所

乙巳戶部言印鈔差誤或損汚墨色不均者當官毀抹

上歴拘管勒償紙價即私印換者論如盜用餘印律盜

白鈔者論如盜官文書律已經書印圓備者論如盜重

害文書律並許人告捕內盜白鈔并已書印圓備鈔者依在京通用格賞主守不覺察杖八十知情者與同罪從之新削

高郵軍言飛蝗抱草死玉牒